中國出生李愛銳

此山中 鄧達智

一九八二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《烈火戰車》（Chariots of Fire），真人真事講述一夥英國田徑選手如何在一九二四年巴黎奧運會得勝，又如何落敗。主角人物之一，蘇格蘭人李愛銳（Eric Liddell），一九零二年中國天津誕生，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死在中國山東濰縣日軍集中營。

當年初看這套已成傳奇經典的電影，深深被簡潔正面的故事吸引，當時新興電子配樂由Vangelis作曲演奏尤其出彩，每次重看依然感動，多年累積，觀賞不下十五次。

主角人物，其一劍橋學生、猶太富家子弟Harold Abraham，二百米金牌得主。

其二中國天津出生，蘇格蘭牧師家庭子弟李愛銳，五歲被送回故鄉上課，四百米金牌得主。

電影按人物原型撰寫，猶太人亞伯拉罕超越民族限制、宗教規條。

蘇格蘭人李愛銳堅守耶教信誓，作息有序，星期天安息日不工作不活動，因此拒絕出賽奧運會他擅長的一百米短跑。最後由英國奧委會周旋，始得出賽，改跑非他熟習的四百米，大家暗叫不妙，幸而最終奪冠，為奧運會歷史其一得意往事。

一九八二年的電影，自李愛銳口中一再複述必回出生地中國的信念，電影至尾，Roller過處，表述一眾主角簡約生平，李愛銳死在二戰時的中國。

導演洗杞然籌備超過十年，經歷重重困難，最終得以開拍《終極勝利》，找來奧斯卡得獎電影，《寫我深情》及《傳奇女皇伊利沙伯》男主角，英國著名演員Joseph Fiennes（哥哥是更著名《The English Patient》主角Ralph Fiennes）飾演李愛銳。山楂樹下男主角、當時得令走紅青年演員竇驍演李的生死之交、拉車伕徐牛。

電影寫李拿下奧運金牌後，得嘗夙願回到出生地天津，任教Anglo-Chinese School科學及體育，在當時中國推廣體育課程及普及化不遺餘力。

戰雲密佈的二戰時期，為保懷孕已六個月的妻子及兩名年幼女兒安全，送回妻子娘家加拿大多倫多，自己卻堅持留在中國，最終未見過後來出生的幼女，抗戰勝利前夕，死在山東濰坊日軍集中營。電影道出集中營生不如死的困難日夜，李愛銳與不同國籍生死之交，尤其中國朋友的交往互助渡過困難時刻。雖然最終與妻女天人永隔，愛心遺澤當年集中營營友，得到肯定、紀念。

洗杞然導演將這位幾乎塵封，但在蘇格蘭被視作民族英雄的人物在銀幕上復活，讓大眾廣知這位中國出生的完美人物與流傳頗廣的完美精神。

■李愛銳出生在中國天津。 作者提供

又見《烈火戰車》

隨想國 興國

還記得或者看過一九八一年的英國電影《烈火戰車》（Chariots of Fire）嗎？當你記起這部電影時，耳際有沒有響起那首非常動聽的主題曲？腦海裡會否掠過電影中那位在沙灘上跑步的男主角？

朋友對我說，如果看過《烈火戰車》，那是男主角的前傳，他的後半生也充滿傳奇，有興趣知道的話，要我去看冼杞然導演的《終極勝利》，那應該是這位傳奇人物的後傳，然後他的一生就全都了解了。

原來這位在一九二四年奪得奧運四百米金牌的跑手，是出生在中國天津的英國人，中文名字叫做李愛銳，他在五歲時因為患上痢疾而導致雙腿軟弱無力，走路都非常艱難，但憑着堅毅的意志力，在跑步競賽中竟然獲得奧運會的金牌。這事跡，就是拍成《烈火戰車》的電影故事。

在奪得奧運金牌後的第二年，他返回他的出生地——貧窮落後的中國，在天津一間學校中教授科學和體育。日本侵華後，他被關進風箏之鄉——山東濰坊的集中營。在集中營中發生的感人故事，就是《終極勝利》這部電影的骨幹了。

《烈火戰車》的主題曲很好聽，《終極勝利》的主題曲也一樣悅耳，演唱者是已經在香港乘車只需兩元的葉麗儀。有中英文兩個版本，歌唱者唱出的感情，和她當年唱《上海灘》時一模一樣，令人感動不已。

山東濰坊我曾經到過，在那裡，朋友請我喝過蒸餾的白酒原漿，酒精度是七十六，烈得嗆口，可惜我當時無知，不知道李愛銳，亦不知濰坊曾經有日軍集中營存在，不然，能夠走訪一下，喝着烈酒緬懷這部烈火戰車的奉獻犧牲精神，就不枉此行了。無奈，如今只能在電影院觀看了。

清水下雜麵

雙城記 何冀平

北京朋友來信提醒「別忘了吃過水麵」。農曆五月十七是夏至，俗稱「頭伏」，北方人講究「冬至餃子夏至麵」，這一天一定要吃麵，麻醬麵、涼麵、炸醬麵，最好是手擀麵，煮不爛有嚼勁，麵條定要過冷水，清清爽爽，多加新鮮的各色瓜菜，一碗麵吃得涼爽，整個夏天都降火開胃。說到吃麵，想起一句北方俗語「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」。

這句話是地道北京俗話，北京人都會說，知道在什麼場合說，最初出自哪裡不清楚，倒是《紅樓夢》裡有兩段情節提到這句話，可見曹雪芹寫書的時候已經在北京生活很久。第一句出自「紅樓二尤」的尤三姐。尤氏姐妹被賈璉瞞着王熙鳳偷養在賈府外的花枝巷，賈珍知道了，色迷迷跑去「偷腥」，正調戲兩個女子，賈璉回來了，不但不惱，還提出「共同」取樂大被同眠，擺上酒菜，藉着酒勁拿姐妹倆盡情取笑，尤二姐啞忍，尤三姐把外衣一脫，露出一抹紅腰封，站在炕上鳳目圓睜，指着兩人：「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，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，提着影戲人子上場，好歹別戳破這層紙，你別油蒙了心，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們府上的事兒，這會子花幾個臭錢，你們把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，你們就打錯算盤了！」

這句話第二次出現在寧、榮兩府為賈母過八十大壽，賈珍的媳婦尤氏住到榮國府孝敬賈母，晚上也不回去。這一晚她來到園子中，見各處的角門都沒關，還吊着燈，就命一個小丫頭去找管事的女人，小丫頭沒找着，看見兩個婆子，叫她們去喚管事的女人來問話。兩個婆子正在分宴席上撤下來的菜，見是尤氏的小丫頭，根本不放在眼裡，只管忙着分菜果，尤氏的小丫頭也不是好惹的，戳穿兩個婆子，如果是王熙鳳下的命令「早就狗顛兒似的傳去了」，惹怒兩個婆子：「扯你的臊，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的事，各家門，另家戶，你有本事，排場你們那邊的人去！」小丫頭趕着把話告訴尤氏，尤氏大怒，雖然榮寧二府表面上是一家，一旦有什麼事，就是清水雜麵「各家門，另家戶」，分得清清楚楚各行各事。僕人的這句話一語道破兩府貌合神離的虛偽關係，隨之掀起軒然大波。

這兩段用了「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」，意思是凡事「別以為能糊弄過去，遲早一清二楚」。今天，仍然隨時可以聽到這句生動的北京俗話，表示事情總有弄清楚的時候，「清水下雜麵，你吃我看」，是糊弄不過去的。

百家廊

記憶的重負

吳小彬

「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」，這是北宋晏幾道的名篇《鷓鴣天》中的詞句。詞人與一位女友久別重逢，傾訴相思之苦：你走之後，我總是懷念兩人共度的良辰，多少回夢中與你相擁，今夜我舉燈把你細看，害怕相聚又是夢中。現今資訊發達，電信快捷，交通便利，情人聯絡和相見再也不難，即使心上人遠在異國，飛過去不過十幾小時。以前的相思之苦，牽掛之累，都減輕了不少。值得擔憂的是，時下戀愛不復古時的兒女情長了，在金錢和物利的衝擊下，純潔的愛情少了，物質的考量多了，茫茫人海中，愛情的小船說翻就翻。有些人把愛情當誘餌，當籌碼，圖謀功名利祿。更有人將感情當兒戲，今天一個，明天又一個，走馬燈般變換。

我的朋友陳川，卻與眾不同，仍在想念十年前分手的女友，她的體貼，她的關愛，她的習性。他的家裡，牆上仍然有她貼上去的掛鈎，抽屜的最下面，仍然是她鋪下的銅版紙，她給他買的T恤，儘管已經舊了，有時他要穿在身上，還有她做的窗簾、被褥，買來的玻璃杯、洗衣盆。當然，兩人相處時，他也給予不少，他為她買衣服，修水管，幫她應付工作，撰寫論文，她要競聘副主任，他為她寫演講辭，準備知識考試，做好答辯題，還給每道題編上號，讓她熟記。但如此真情，都沒能阻止那女人的背棄。陳川的不幸，在於遇見了和自己思想及價值觀不同的女人，一個不懂珍惜和感恩的女人。十年過去了，他還念念不忘她的好，而她當年就將他的付出忘得乾乾淨淨。

所以，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，是有價值取向的，是與人的品質和心靈相關的。能夠記住什麼，是和偏好和願意記住什麼聯繫在一起的。記憶力超強的人，有的不是天性使然，而是心思縝密和珍視情義的表現，是善良、愛心和責任感所致。

並非僅有男女之情讓人難忘。記憶的深刻，有時與別人留給我們的屈辱和怨恨相連。雖然，我們並無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，但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我們要與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，大家難免觀點不一、見解相異，某些場合下，你只是正常表達了自己的想法，可別人聽來卻分外刺耳，有時你不過口無遮攔、直抒胸臆，別人卻以為你傲慢自大，覺得被你扎痛了。同樣的感受，其實你也多次體驗，儘管當時不快，可時過境遷，你都釋然了，想想當時的情況和對方的處境，你以為不必計較，工作和生活中不就是這樣嗎？誰也不是說話的把勢，哪個單位不是在人事磕絆和齟齬中過活的？可類似的話語和情景，相同的遭逢和不快，在另外有些人那裡卻難以消磨，牢記不忘，並轉化為成見與仇恨。多少年過去，他們還耿耿於懷。一旦這種人升官了，一旦他們的品性和修養並未隨之提高，且因體制的某種變異與慣性反而下降，那你便要倒霉了。他會利用每一機會整治你，以報復早年你無意中的一兩句話對他的刺痛。特別是如果他還爬上了高位，掌管了重權，有能力主宰別人的命運，他又覺得平時整你還不解恨，並不過癮，他必上勾下結，串連同夥，專以壓制你為能為快，你會被他鎖定在低級別的職位上，於屈辱和尷尬中度日如年。他才不會忌憚此事之下作，也不會顧慮眾人的看法，至於這是否於單位的工作不利甚或有害，他更不會介意。

你當然早已厭倦了這種環境，厭倦了這份職業，但諸多牽制，讓你無法揮別單位，無法擺脫體制的束縛。你看不見未來，經年累月悶悶不樂，任時光虛度，年華流失，仰天長嘆，此生落入小人之手。

可怕的是，現實中這樣的小人並不鮮見。他們心胸狹隘，沒有反思能力，沒有推己及人之心，不會換位思考，本性也欠善良。他們只會把以前不愉快的記憶，轉換為刻骨銘心的怨憤，並將這種怨憤變現為不擇手段的陷害與打壓，以為自己發洩了怒氣，得計又得意。此類人不會想到，這其實是加強了自己早年的痛楚，將昔日的羞辱和憤怒內在化，損害自身人格的同時，還製造新的仇恨，延長雙方苦惱重濁的記憶。

有人說，我們都太缺少幽默感了，應該學會幽默。意思是人們汲汲於一己之私，患得患失，活得太沉重了。可是，幽默並非一學即會的，也許還壓根與學習無關，如果你在社會中不佔有利位置，幽默怕是極難的。當然，幽默可以是我們期盼達到的境界，也是值得嚮往的一種心態。須知，幽默的質地，是一種超脫，是逾越眼前處境觀察人世的達觀，需要廣闊的視野與胸懷，需要極高的智慧和反思能力，還要有人性的善良。沒有這些，是很難穿越嘈雜和浮躁，避開利益與利害來幽默的。

而如今，社會陷於滾滾紅塵久矣，商品化和物化已呈大勢所趨，人們被逼得不得不看重物利和金錢，不得不在意職位和待遇。人要活着，要養家餬口，不在意也不行呀。可制度設計中，有些職位及相關待遇的配置，大有故意製造短缺、以驅迫大家爭奪之嫌。那些終於爬上高位的人，不就是因為手中掌握了某些資源的分配權力，才忽然神氣活現了嗎？他們整治、報復別人，不就是成心不給別人應得的待遇，蓄意將別人固定在低下的職位上嗎？說穿了，這些人也就這點能耐，也就這種本事。你看透了，識破了，對他們調撥的資源不再羨慕，對他們分配的好處不再眼熱，你就能讓自己超脫起來。

在傷害中成長，在風浪中鍛煉，讀過的書，走過的路，以及長久的思考，均有教益，有一天，你會醒悟到名利地位的虛妄，生命和人格的珍貴。茅塞頓開之下，別人的打壓，不再令你驚駭，生計的艱辛，不再讓你悲嘆，那些流言、迫害和折辱，你只當亂風吹帽，一笑而過，你變得堅強和聰明了。漸漸地，你會有一種倚欄看戲的感覺，熙攘人間，大千世界，芸芸眾生不過在扮演命運給定的角色。天地亘古喧囂，人生平和最難，百般糾結放下，目送歸鴻西去。至此，你終於抵近了明朗和達觀的邊界，距離幽默僅一步之遙。

生活的智慧也在於幸福、快樂的記憶，我們要悉心珍藏，而痛苦、悲傷的往事，最好與之告別，慢慢淡忘。這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標誌。當然，我們最尊重的，是將不愉快的記憶轉化為有益的能量以勉勵自己向善的人。

這樣的人，自然是極少的，我的朋友算一個。前幾天，當談起前女友，陳川對我說，我不恨她。她有自己的心願和對愛情的理解。我想她，記着她的好，是我的事。不知她近況如何，希望她萬事如意。祝她幸福。

一張伴娘照片

演藝蝶影 小蝶

無綫電視藝員楊證樺和沈可欣結婚，同時舉行兒子百日宴，我看到他們婚禮的照片比從任何一份報章的娛樂版中看到還多。我雖然不在現場，卻從照片中差不多看到他們結婚的整天情況。可是，我是完全不認識二人的；那麼，我從何可以看到這麼多照片呢？那還不是因為臉書所致！

原來沈可欣是香港演藝學院二〇〇〇年的畢業生，與我認識的一些話劇演員是好朋友。於是，這些姊妹和賓客在出席婚禮後（甚至是在婚禮中），都把照片放在臉書之上。當我閱覽我的臉書時，便不斷看到楊沈大喜之日的照片。有些是我的朋友拍攝的照片，有些是他們「讚」了他們的朋友的照片而讓我看到。一時間，令我以為我也是楊沈的朋友，可以「目睹」他們的婚宴和兒子的百日宴。

我也看到這班演藝學院畢業的師兄弟姊妹之間的對話。最惹他們笑的是某報刊登了一張伴娘搶得了花球的單人照片，因為圖片說明寫着：「沈可欣的圈外朋友接到花球。」這句話並沒有寫錯，因為接到花球的伴娘確是新娘在娛樂圈外的朋友。引得一班在劇壇工作的人訕笑的是該報沒有寫出伴娘的名字出來。事實上，伴娘陳煦莉和其中一位姊妹胡麗英分別是香港兩個最大劇團的花旦，二人均分別曾獲香港舞台劇獎的「最佳女主角」和「最佳女配角」獎項，在香港劇壇是很有知名度的演員。不過，娛樂版編採人員不認識她們，便稱呼她們為「圈外朋友」。陳煦莉今年與余安安同時獲得香港舞台劇獎的「最佳女主角」獎項。前者的是「悲／正劇」組，後者則是「喜／鬧劇」組。不過，報章多只報道後者獲獎。胡麗英去年也與劉嘉玲同時分別獲得「最佳女主角」「喜／鬧劇」和「悲／正劇」的獎項，報章亦同樣地只報道劉嘉玲奪獎，而沒有把在舞台上奮鬥十多載的戲劇工作者的成就報道。所以，這張照片引起的討論是包括着劇場人的批評、不忿、自嘲、輕蔑、無奈、控訴、悲哀等多種不同的情感。

這使我想起多年前劇壇發生的一件事情。一名電影明星演出了一齣由劇壇著名導演執導的舞台劇，娛樂周刊刊登了一張二人合照，圖片說明寫着：「×××（電影明星）與友人合照」。那名導演因只被稱為「友人」而恐慌了，因為他以為自己在圈中無人不曉，卻不知道原來在娛樂圈中他是沒有名堂的。

楊沈的兒子做了一樣我渴望但這輩子也無法做到的事情。我一向有這樣的想法：父母是我一生最親的人，偏偏我不能出席他們的婚宴，見證他們的重要時刻，令我很遺憾。楊沈的兒子卻做到了，他是幸福的。

美麗的數式

翠袖乾坤 文潔華

所謂左腦與右腦思維的二分法，不容易說服我；但又不能不承認，現實生活裡的確有許多對感性與理性有所偏頗的人。

一位前紀律部隊最高領導，在討論天橋的建設如何疏導中環交通，雄辯滔滔，但也不斷重複一句：「至於那條天橋的設計是否具有美感，或如何令它更為美觀，避免損害市容，這方面我必須投降。」在美感面前，理科人總說謙虛，不敢充當專家。

是否理性與感性分家，會令崇尚理性的人更添傲慢？而有趣的是，在感性充盈的族群裡，同樣對自己在理性方面的無知，直認不諱。

但應付日益複雜和艱難的生活，必須要具有多方面的能力，更何妨理性與感性。一位美學家如是說：藝術的敏感性和明晰的思維能力，同樣需要具備。沒有敏感的性情，便難有美感體驗，生活也減卻了許多趣味，敏感性且能幫助掌握資料，從中總結出有價值的理論。但如果相反呢？如果不能在真材實料中衍生出正確結論的能力，那份渾沌同樣令人難以忍受，奇怪自己為什麼要陪着一個自我陶醉，有理說不清的人，步入不辨方向的雲霧裡。其實兩者同樣叫人難以忍受。

有些人是從高度的理性思維中跳出來，回顧雲層的美妙；因而科學哲學才會說，在眾多互不相容的理論範式中，如果要有所選擇，優勝的總是那些愈趨簡潔，而又看來美麗的數式。數學總又離不開音樂。話說回來，首先沉醉於藝術性感性的人，當體會到箇中的原理時，娓娓道來會透露出一份興奮。

昨天聽一位年近九十的祖母，教導她的兒子怎樣煮她送的沙河粉：「這些河粉很幼嫩清香。你先得逐條洗淨，放在沸水裡用筷子攪動，然後拖出，先用冷水沖撞，再放進煲好的調味湯裡，煮分半鐘便立刻食用，那河粉便又爽又滑。」津津樂道者儼然是個權威。

從讓座態度看教育

古今談 范舉

筆者每次到外地去，觀察當地社會主要看兩個事情：第一，的士司機有沒有搶錢；第二，乘搭巴士或者地下鐵路，年輕人有沒有讓座給老人家。在這兩個方面，香港的表現都不夠好。這說明了城市管理、公民教育、公德心的教育，達不到先進水平。

有人說，香港的文化程度高，可以推行高度的民主制度。但看一下，香港不斷出現的士司機宰客的事件，說明了的士司機根本不重視香港的聲譽，當局也很少利用電視台進行城市榮譽的教育，特別是官方經營的香港電台和電視節目，更不會這樣做，六億多元的經營費用，看來是浪費了。

筆者到深圳時，在地鐵上經常會遇到年輕學生讓座的情況。而在香港的地鐵，學生根本就不讓座。即使他們坐在老年人優先的座位上，也會故意低下頭來玩手機，把面前的老人家當作透明。大概學校裡面的老師們，從來都不教導學生要尊重老人家，在公車上要讓座給老人家。

到了新加坡，筆者最感動的是，每一次上車，都有乘客讓座，特別是年輕人，一定讓座給你，甚至是家庭主婦，也會給你讓座。在地鐵，乘扶手電梯，乘客們一定單行列排隊，一個跟着一個，不會擠擁在一堆。看來，這需要兩個社會條件，市民覺得一切供應充裕，不必爭先恐後；國民教育做得很好。地鐵裡面有提款機，當一名乘客提款的時候，下一名等候提款的乘客就會遠遠站在六呎以外的地方，盡量避免看到別人的隱私。這反映了新加坡國民教育做得很細緻。新加坡的地鐵不斷興建，即使是上下班的時間，也不會出現香港擠沙甸魚的情況。地鐵裡面，大約五分鐘左右，就會廣播一次：「各位乘客，如果你發現有形跡可疑的人，就要向附近的執勤人員報告。」這種氣氛，發揚正氣，壓抑了邪氣。

現在香港彷彿到了港式文化革命的時代，什麼傳統的觀念、傳統的道德都不需要了，造反和對抗被包裝為「公義」，香港出現了領取公帑，卻教壞了青年學生的陳文敏和戴耀廷這樣的老師，還鼓勵學生違法，香港的公民質素怎不會走下坡？